

城市表情

我的抠门老婆



赵树利

买,还美其名曰:“我又不常出门,除了下地干活儿,就是在家待着,实在是用途不大,装在兜里碍事不说,还不是像买包盐那样便宜。”

为达到为老婆买手机的目的,我决定“想方设法”。一周后,我精挑细选了一款刚上市的手机双手递给老婆

话时的那种气样,我看在眼里就眼馋。”哈哈,原来老婆是怕花钱啊!

手机的问题解决了,接下来就是话费的问题。当老婆得知还要交什么七零八杂的费用时,说什么也要取消那些不必要的功能。当她得知发信息便宜,打电话贵时,又央求发信息吧,万一打电话时你正在上班,说些情话什么的,影响工作还不方便。”

当然,老婆也有不心疼电话费的时候,自从有了手机后,她几乎每晚临睡前都要给我发个问候信息。这次,见我长时间没有回复,她坐不住了,二话没说就拨通了我的手机,当她得知我没有听见响声没有什么事儿时,电话那端马上就传来了“咯咯”的笑声。我禁不住地“责备”她:“老婆,长途电话费那么贵,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,你千万不要变得大方了,抠门的生活多好呀。”

嘿,有这样“抠门”的老婆,日子过不好才怪呢。

本版插图 涛涛

人生感悟

修剪欲望

陈勇

一位富翁为自己的欲望过度膨胀,总是找不到满足感而苦恼不已。一天,他无意中来到城郊的一座寺院,顺便拜访了德高望重的老方丈。

“师父,人要怎样才能清除掉自己过多的欲望呢?”

老方丈微微一笑,给了富翁一把剪刀:“你只要反复地修建庭院里那些灌木,你的欲望就可以消除了。”

富翁在庭院里修剪了差不多一个上午,慢慢他发现自己的身体确实比以前舒展轻松了许多。但是平时堵在心中的那些欲望好像并没有放下。老方丈淡淡地告诉他,只要反复修剪就好了。从此,富翁每隔一段时间就到寺院修剪灌木,直到把灌木修剪成一只大鸟的形状。这时,老方丈问他:“你不是已经把心中的欲望都清除掉了。富翁很坦诚地告诉老方丈,

虽然每次修剪的时候自己都能气定神闲,了无挂碍。但是回到现实生活中后,心中的欲望还是会膨胀到几乎无法控制。

老方丈说道:“施主,我们的欲望就像你正在修剪的灌木,原来剪去的部分过一段时间它又会重新长出来,完全清除是不可能的。我们能做的,就是尽力把它修剪得更美观。放任欲望,就会像这满院疯长的灌木一样丑恶不堪。只要经常修剪,就能使它们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。”

富翁听后恍然大悟,他终于真正懂得了如何修剪心中的欲望。

万家灯火

成功在哪里

王友梅



和老公结婚时,在他家人“协商”之后,我们让出了那两套虽不算太宽敞但却很明亮的新居给了他两位哥哥,选择了那套楼层且只有18.9平方米的团结构成旧蜗居,虽然破旧,但我们的精心设计和别出心裁的布置,使它格外温馨感人。从这一点上,老公更加认可了我是一个宽容大度值得信赖的女人,而这一份信赖也发挥了它的神奇作用,它就像弹性绳一样,不需要我用力,被工作“拉出去”的老公总能按时自动“弹”回来。我失去了明亮的新居,却成功地收获了真正的幸福和快乐。

多年前,一则绯闻里包含了老公,对方是他的女同事,女同事的联系方式,多次骚扰,恶言相向并加以威胁。面对激动的他,我心平气和,耐心劝解,剖析问题所在,而在老公面前却不动声色。几个月后,女同事的男友观念慢慢有了改变,终于有一天他对我说:“大姐,你是对的,我是应该好好反省自己。”老公感动不已,将我紧紧抱住,因为他在闲言碎语里苦苦挣扎却不告告诉我。我同时收获了爱情

和友情,这难道不是成功吗?

因为觉得不妥而否定了女儿的决定,她因此而情绪激动大发脾气。大约过了十分钟,女儿走出自己房间来到我身边,平静地对我说:“妈妈,我肚子饿了,你帮我炸薯条吃吧。”我内心一阵狂喜!因为女儿激动的情绪总是很难平静,一直以来我为之担忧,也为之努力。今天,她成功地做到了在短时间里让自己平静下来,女儿的成功不也就是我的成功吗?

对工作认真负责,力求更好,从不争强好胜;对领导不阿谀奉承但从不失尊重;对同事尽力帮助但保持低调相处;对自己着装力求完美但并不追求奢华与时尚且肯定做到得体。由此,已人到中年满脸斑纹的我在单位一直拥有“美女”的雅称。不经意中,我又成功地收获了,这次我收获的是信任、自信和价值!

终于发现,成功就在我们身边,秘诀自在我们心里。成功不在于轰轰烈烈,它还存在于我们收获的点点滴滴。

花季雨季

风筝上的爱

许发夫

男人好色,女人重情。大家常这么说。其实,女人也好色,至少文就是了。

当第一眼看到兵时,文就被兵帅气的仪表迷住了,并在心里暗暗发誓,今生非兵不嫁。

文不仅重色,也是一个很有心计的女孩。在爱情面前,很多女孩一般会变得很弱智。文不,自定下非兵不嫁的志向后,就开始有步骤的进攻。

文知道,这么帅气的兵背后一定有很多女孩在追求。要想最终俘虜兵,就不能给其他女孩接触兵的机会。最有效的方法是,自己要尽量多和兵粘在一起。

可惜文和兵不在一个单位。好在两单位有业务往来。本来文的业务与兵的不搭界,为了能和兵多接触,文特调换了工种,这样,文就能经常借工作的名义和兵在一起。文的理由很多,比如,自己业务不熟,向兵请教,然后又借请客的名义,和兵一起吃饭。每次都是那么自然。

俗话说,男追女,隔座山;女追男,隔层纱。在文润物细无声的追求下,兵很快就投降了。毕竟文也是一位很靓丽的女孩。

婚后,文对兵也是疼爱有加。看着帅气的兵每天在眼前晃来晃去,文

像喝了蜜那样甜。文的心计还表现在,虽然得到了兵,但并没放松警惕。特别是看到身边一些姐妹因为爱人出轨,而备受打击时,文就意识到,得到兵的外表是第一步,能让兵一辈子不离开自己才是关键。

为及时掌握兵的行踪,文根据兵的作息时间,制定了下班到家的时间表。比如,下午6点下班,从家到兵的单位有两公里,要15分钟(文特意骑车测量了)。这样文就给兵说,每天晚上6点15分要准时到家。如果哪天迟了,文就会骑车到兵的单位找兵,看看他在干什么。

一次因临时接待客户,兵没按时回来,恰巧兵的手机没电了,一时找不到兵的,就拨打兵同事的手机,几乎打遍了所知道的兵同事的电话,才找到兵。事后,为防止此类事件发生,文又给兵的手机配备了两块电池。

不仅如此,文还对兵的手机进行监控。每次兵来了短信,文都要看是不是哪个女孩子发来的。一次,一个女孩错把发给爱人的短信发给了兵,文看到后,就追问那女孩是谁。兵急赤白脸地解释是误会。文不信,最后还是文通过移动公司的朋友查清了,真的是条误发的短信,才罢。

对文这种无微不至的爱,兵起初

很感动,也很乐意享受,但渐渐,兵就感到一种压力。特别是迟归事件和短信门事件发生后,兵的同事都知道兵有个很严的老婆,不管兵怎么向同事解释那不是,是爱,还是落下了妻管严的绰号。

为这事,兵第一次向文提出了抗议。文显得很委屈,说,我这不是爱你吗,不是为你好吗?兵以为经过抗议,文会有所收敛,相反,文从兵的抗议中看到了威胁,反而对兵看护得更严了,甚至对兵上厕所的时间都进行了限制。



终于忍无可忍。兵提出了离婚。听到兵的话,文顿时懵了,她不知道自己这么爱兵,怎么会是这个结果。

一天,路过市里最大的广场时,文遇到了正在放风筝的好姐妹,便把自己的痛苦和困惑告诉了她。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,这位好姐妹边放风筝边对文说,你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办了糊涂事?其实,婚姻就像放风筝,要想让婚姻维系长久,就要该放线时放,倘若怕风筝飞走,一味紧拽着线不放,时间长了,那线能不断吗?

文听了半天没言语。

叶家福于午夜回到市区,当夜平安无事。隔日上午,他提前于八点半到达单位,准备接见蔡区长,打听老家修路事项。不料没到约定的时间,蔡波的电话来了,语音急促。“今天去不了了。”蔡波说,“出了点事。”

“昨晚一锅粥,饱得打得那么快乐,没解决问题?”他问。蔡波不说是那个。前铺没问题,是家里有些情况。私事。另找个时间谈吧。叶家福那条路不急吧?叶家福一听不是前铺闹事就放心了。

“怎么搞的?”他问,“声音不对啊。听上去挺紧张?”蔡波不慌不忙,只讲另找时间谈。那时恰有人敲办公室门,叶家福没再多问,让蔡波尽管去。

敲门进屋的是常志文,她在门边向叶家福敬礼。叶家福还了礼:“怎么跑这里来了?”

常志文表情挺沉重。“有件事。电话里讲不方便。”她说。她到叶家福的办公室,讲的是另一个人的事情:“林琳出事了。”

叶家福没反应,不知道她说的林琳是谁人。常志文解释说,林琳是林庆国的侄女,林琳的堂妹。叶家福啊了一声,想起来。

几天前这个林琳与丈夫施雄杰恶吵一架,翻了脸,一摔门离家出走,数日不归。施雄杰以为林琳跑到林庆国那边去了,负气不管。昨天上午林庆国妻子打电话到施家找林琳,施雄杰一听妻子不在林家,这才着慌,开始四处寻找。当天下午,因寻找未果,施雄杰到公安局报了案。警方核

对情况,注意到失踪人员的一些特征与他们发现的一具无主女尸相像,于是安排施雄杰去认尸,确认就是林琳。

“是淹死的,在山重水库发现。”常志文说。叶家福立刻拍了一下脑门。他从桌上文件夹里找出那份呈报件,山重水库发现女尸的信息果然列在该报件第三条上。居然是这个林琳!

常志文已经了解了相关案情;办案人员倾向于排除他杀,认为极可能是自杀。

叶家福摇头,说糟糕,林部长怎么会碰上这个。“他掉了眼泪,话都说不出来。”常志文说,“家乱成一团。”

因为当年的关照,叶家福对林庆国一直抱感激之情。他对林家的情况有些了解,知道死去的这位林琳虽是林庆国的侄女,关系却不同于一般叔侄。林庆国生长于市郊农村,早年家贫,为了供他读书,一家人竭尽全力。林庆国后来当了干部,渐渐上升,他的同胞弟弟则一直留在家中种地,未能出头,因为家庭困难,供不起其他孩子上学。林庆国对这个弟弟一直愧疚。弟弟婚后生有三个孩子,林庆国把其中一个女孩接到家中抚养,读书培养,这就是林琳。这位侄女从小在林庆国身边长大,如同他的女儿,连名字也是林庆国给改的,与他亲生的林玮取一个偏旁,视同姐妹。这孩子一朝出事,对他的打击可想而知。

常志文告诉叶家福,林家定于明天出殡。叶家福点头说原来是这样。常志文有些惊讶,问叶家福是不是已经听到消息了?叶家福摆手,说他想起了另外一件事。

他想到的是蔡波。今天上午蔡波为什么不能如约前来,电话里的声音为什么感觉异样,叶家福明白了。蔡波是林庆国的女婿,林琳的丈夫,死者林琳的堂姐夫。家里出了这种事,难怪此刻顾不上其他。

常志文说她上午要到林家,看看能不能帮点什么忙,问叶家福是不是一起走?叶家福让常志文自己去,他这里还有些事情,弄完了,他会另找时间去探望老人。

常志文没再多说,起身告辞,走之前又敬了礼。叶家福也举手还礼。她即评价:“叶副书记的动作不准确。”

叶家福笑笑,说他就是比个样子,不常用,过得去就是了。以后常志文也用不着这么礼貌周到。“领导没意见?”

党校同学

“同意。”她笑了笑,转身往外走。她一定是希望叶家福跟她一起上林庆国的家,但是叶家福还犹豫,没打算那么亲切。

常志文长得端正,礼也敬得端正。她在市交警支队工作,原为空军女军官,转业来当交警。她对叶家福举手敬礼略有些调侃意味,不全是出于下级对上级的尊敬。交警属政法系统,叶家福跟她却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,两人交往属男女关系范畴,处于比较特殊的起步阶段。

十二月底,下了第一场雪,气象局说是三十八年不遇的暴雪,除了上下班时间,小区内白天晚上都很少看到人,操场上就更没人光顾了,积雪厚厚的。有天王子忽然要下楼去玩,要在以往,这肯定会遭到断然拒绝,现在情况不同了,不能那么干。但是外面风雪冒烟的,不是一般的冷,陈西梨不知道该怎么答应,紧急求助安教授,安教授回复短信:“尽管去玩。感冒了花钱能治,快乐花钱买不到。”

陈西梨狠狠心,陪着王子下了楼,还带上了夏天去海边玩时买的沙滩工具。大冬天的,屋里温暖如春,外面寒风啸叫,小区里的邻居都奇怪得不行,觉得这一对母子是脑子发热了,居然在操场上堆起了雪人,孩子任性倒也罢了,当妈的也像个孩子,还乐颠颠一趟趟往家跑,拿胡萝卜和橘子皮,给雪人安鼻子安嘴巴,“眼用什么安呢,陈西梨故意装得一筹莫展。”

王子说:“我玩具盒里有弹珠。”陈西梨说:“我去拿。”乐颠颠又跑上楼去了。

后果可想而知,母子俩人都感冒了,王开明开车拉着两人去医院。

这期间,每两天陈西梨都要跟安教授见面,有时是精神卫生中心,有时是白石路的心里诊所,汇报这两天的情况。安教授分析分析,再指导下步计划,平时临时遇到情况临时沟通。陈西梨带着浓浓的鼻音去见安教授,安教授说:“他在大家都不敢出门的时候出门玩了,还堆了一个大雪人,干了别的孩子都不敢干的事情,特别骄傲,觉得值得挨那一针。”

这次感冒,两人各自都输了三瓶吊瓶,又吃了一大把感冒消炎药才好。陈西梨躺在床上,王开明跑前跑后,熬姜汤,烧醋,还安慰陈西梨:“这叫以毒攻毒。”

感冒好了以后,继续实施原定方案。有一天黄小玲打电话来,说她儿子挨打了,学校里现在出了几帮打劫的,她儿子长得小,频频遭劫,书包和兜里的零花钱常常被洗劫,还不跟假老师说,据说那样后果更严重。

陈西梨假若无意地告诉王子:“你们学校现在在乱套了,跟社会差不多,出了几帮收保护费的,黄阿姨家那孩子,就让人打劫了好几次。儿子,你怕不怕?”

王子庆幸,心理上有了问题,按医生的要求,陈西梨进入业余心理咨询师角色,王开明白天上班,一早一晚配合陈西梨,给她当助手。

其实也没什么复杂,原则是,一切以让王子快乐开心为前提,方针是,由着他来,胡来也行,短期目标是,培养对生活的兴趣。

王开明兴奋地说:“多少?卫生间多少?得有一百多吧?卫生间这么大啊,安张床都没问题啊!”

李华笑眯眯地看着王开明,问:“还满意吗?”

“满意,太满意了,我做梦都想住大房子。”回头来抱住李华,“找个有钱老婆就是好。”

“你愿住大房子,等咱赚了钱,再换大的。诊所开在小区不是长久之计,那里偏僻点,客流少,得寻摸个好地段。”

“老婆,你真能干!”王开明抱住李华一顿猛亲,亲得李华心花怒放:“我就喜欢你花钱。”

“你出钱,我出力,装修你就不要用管了,我来负责。”王开明把胸脯拍得梆梆响。

14

24